



“非主流”

英语文学研究：

历史书写、身份建构与性别 / 阶级叙事

李 奕◇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非主流”

英语文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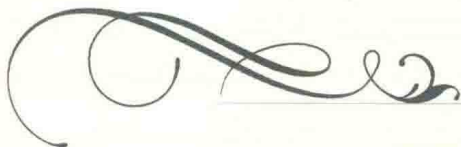
历史书写、身份建构与性别 / 阶级叙事

李 奕◇著

“非主流”

英语文学研究：历史书写、身份建构与性别 / 阶级叙事

ISBN 7-309-04888-0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 凯
责任校对:徐志静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主流”英语文学研究:历史书写、身份建构与性别/阶级叙事 / 李奕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690-1041-1

I. ①非… II. ①李… III. ①英语文学—文学研究—世界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6919 号

书名 “非主流”英语文学研究:历史书写、身份建构与性别/阶级叙事

著 者 李 奕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1041-1
印 刷 四川盛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7.125
字 数 166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http://press.scu.edu.cn>

作者简介：

李 奕，女，四川自贡人，四川理工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已在《当代文坛》等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参与完成院级、省级等科研项目多项。

序 言

“非主流”英语文学，简单地说就是指英国和美国之外的英语文学。本书以几部具有代表性的非英美国家的英语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些作品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将各自民族的历史与记忆、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等与小说的语言、创作技巧等文本形式相互结合，提炼出它们在总体上呈现出的共同的美学特征，探究它们在艺术品格的凝练和铸造、精神价值和思想价值建构方面的相同之处。

“非主流”英语文学的源头要追溯到英国推进的殖民扩张。正因如此，“非主流”英语文学都有着共同的历史境遇和类似的发展进程。“非主流”英语文学尝试着从各自独特的文化土壤中汲取养分，从各自特殊的民族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反映生活。与此同时，由于人类遭遇的难题和情景等往往有着一致性，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作品中，往往蕴藏着相同的议题，这使得“非主流”英语文学又呈现出一种世界化的品性。本书使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单个文本的逐一细读，寻求这几部非主流英语文学作品在创作艺术和思想价值上的共同性和共通性。这些共同性和共通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书写方式。历史是一个民族真实存在的最直接和最无可辩驳的证据，是最基本和最具辨识力的族裔特性。共同的历史是一个族群内部成员之间的根基性的情感纽带，用以唤起族群成员对其所属的族群共同体的认同，凝聚起族群的意志力和向心力。《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和《饥饿的路》（*The Famished Road*）都以虚构的天赋异禀的儿童作为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以他们的个人成长历史去投射各自民族的历史。《午夜之子》以真假难辨的奇幻叙事的方式将大量历史素材与个人的成长历史相结合的另类书写历史的方式，一反传统历史书写的模式，兼具解构和建构功能，是对印度官方的、尼赫鲁、甘地夫人等大人物的权威历史书写的反书写，是对当权者为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而不遗余力编造的“国家真理”（state truth）的反驳。《饥饿的路》则是一部以寓言的形式书写的民族历史。小说将“路”这一意象作为多重象征，以鬼孩阿扎罗不断在阴阳两界和生死之间轮回最终选择留在人间的成长历史和阿扎罗的父母经历的贫穷和困苦的磨难史象征尼日利亚争取人权、民主、自由和富裕的历史。

第二，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问题。阶级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是当今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了阶级平等和性别平等。这其中，以印度裔作家的书写最具代表性，这源于印度独具特色的种姓制度。种姓制度将印度整个社会从高到低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贱民（又称不可接触者）位于最底层，最受压迫和歧视。种姓制度不仅确立了两性之间的等级关系，还进一步将两性之间的关系等级化和固定化。妇女被禁止参加一切社会

活动，特别是生产劳动，由此被剥夺了财产权，也被剥夺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完全依附于男性，成为男性的附庸，少小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终生都处于从属于男性的地位。《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中的贱民维鲁沙因为与高种姓女子相恋而被警察殴打致死，《白老虎》（*The White Tiger*）中的贱民巴尔拉姆以谋杀雇主的血腥方式成功地为自己谋取到自由平等。种姓压迫之下的女性，有的从没有为自己的边缘化处境进行过任何抗争，比如玛玛奇；而有的则以生命为代价反叛父权制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自己选择情爱的对象和情爱的方式，比如阿慕等。

第三，身份认同问题。身份认同问题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难题。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种异质文化间的接触变得更加剧烈与频繁，再加上人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漂泊与散居，又强化了身份认同问题。身份问题在“非主流”英语文学作家笔下有着最为丰富的展现和最充分的探讨。《骨头人》（*The Bone People*）中白人和毛利人混血的女艺术家克雷文断绝了与毛利族家人和社会的所有联系，将自己封闭在塔屋里，创作灵感日益枯竭。远离家人在城市里独自谋生的毛利人乔置身处处优越于毛利文化的白人文化氛围中，时时刻刻体会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挫折和孤立。《英国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中没有名字、没有国籍、会说多国语言、肤色难辨的“英国病人”以在非洲沙漠执行任务不幸坠机烧成重伤的英军飞行员的身份接受治疗，他的超越国界的、脱离国族认同的、“天下大同”的乌托邦理想一再遭遇民族身份的黑色幽默。置身于宗主国

文化氛围中的印度籍排雷兵基普已经开始学会以殖民者的话语方式来确认自己的身份，两颗扔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使得他突然陷入身份认同的危机。《失落》（*The Inheritance of Loss*）中在英国人办的修道院里长大的印度孤女赛伊是一个已经西化了的印度人，印度籍的男友指责她是追着西方跑的跟屁虫，这使她第一次开始质疑自己的身份。怀揣梦想从印度来到美国寻找成功和富裕机会的比居因为没有合法的身份不仅遭到美国社会的驱逐，而且即便是与他有着同样种族背景的非白人上层阶级也不接纳他，他强烈地怀念自己的故土。吉姆拜伊从登上去往西方求学的轮船开始，就竭尽所能想要摆脱自己身上的印度性。在英国，他的印度身份令他蒙羞；回到印度，他通过模仿白人以获得政治上的优势地位。终其一生，他都挣扎在寻求英国身份和摆脱印度特性之间。透过笔下的人物及其经历，作家们思考着身份重构的新的可能性。

目 录

第一章 民族历史的文学表征·····	(001)
第一节 《午夜之子》：民族历史的奇幻书写·····	(003)
第二节 《饥饿的路》：民族历史的寓言书写·····	(020)
第三节 魔幻手法与现实历史·····	(041)
第四节 小 结·····	(057)
第二章 族裔身份的重建·····	(062)
第一节 族群杂居时代：疾病的身份认同隐喻·····	(065)
第二节 战争之后：“帝国病人”的身份归属困境 ·····	(080)
第三节 后殖民印度：民族身份的失落与传承·····	(094)
第四节 小 结·····	(116)
第三章 性别与阶级叙事·····	(123)
第一节 庶民与种姓制·····	(125)
第二节 性别压迫下的庶民女性·····	(135)
第三节 阶级压迫下的庶民男性·····	(155)
第四节 小 结·····	(175)
参考文献·····	(182)

第一章 民族历史的文学表征

英国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被公认为英国历史小说之父，他首度将民族、宗教之间的战争等历史大事作为小说的主要内容并发掘其社会意义。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不仅开创了英国文学史上一种全新的文类并使之规范化和系统化，而且将历史小说改造成为一种再现民族文化、历史及其命运的主要表现形式。司各特通过自己的历史书写，彰显了苏格兰民族的特性，开创了族裔的族性书写先河，积极参与了民族的记忆重构。

首先，从第一部小说《威夫利》（*Waverley*）开始，几乎可以说，司各特的创作奠定了今后绝大部分英国历史小说创作的模板：通过一个虚拟的主人公将多重矛盾冲突中的主要角色联系起来，使种种社会矛盾与人物冒险、爱情波折纠结在一起。小说的情节始终紧紧围绕这个卷入当时重大的民族矛盾、宗教纷争或者政治斗争的虚构人物的遭遇展开，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兴衰的重大历史事件糅合在一起。虚构人物以外的真实的历史人物不在情节上占太重要的地位，但他们总是在故事发展的关键时刻出现，对事件和其他人的命运有着重大影响。

其次，司各特的历史作品充满着浓郁的民族和地方色彩。作为苏格兰人，司各特具有始终不渝的浓厚的民族情感。他热爱氏族宗法制下的苏格兰，对它往昔的英雄时代、古老的生产方式、淳朴的民风民情、壮美的自然景色保持着敬意、热爱和留恋。在他的笔下，苏格兰高地居民居住的荆棘丛生的峡谷山洞，深山密林中从天而降的瀑布，北方部落里游吟诗人清脆嘹亮的歌喉，美丽动人、豪放泼辣的女主人，骁勇善战、粗狂勇猛的勇士，扑朔迷离、难以预料的战争，千姿百态、色彩斑斓的服饰，变幻莫测、充满戏剧性的征战讨伐都具有与英格兰迥然有别的民族特色。他描绘了由于缺乏大规模改造地理条件的经济能力和技术手段而仍然停留在蛮荒状态的苏格兰高地，他引用民间歌谣作为小说章节前的题诗，他使用表现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的方言土语，他满怀深情地描写与这个古老社会、与这片古老土地血脉相连的老贵族和普通人民。通过他的写作，自然风景、人文景观、风俗习惯、民族传统都被标举为民族性意象，展现了苏格兰文化遗产和苏格兰独有的地方特色，特别是生活在同一时期的盖耳人的民族传统、社会习俗和共同信仰，塑造了苏格兰民族的正面形象，寄托了对苏格兰民族精神、风习的怀念与哀思。

司各特的创作为后世历史小说的创作设定了基本框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从非英美国家的英语文学创作来看，这些作品无一不是继承了司各特所开创的传统，并有所创新和发展。其中，《午夜之子》和《饥饿的路》均以虚构的小人物的个人成长经历作为民族历史的折射，将民族的历史与个人和家族的历史、经历融合在一起，从小人物在历史

变迁中人性的生长和家族的境遇去拆解代表着权力和权威的正统历史，质疑现存的社会秩序。除了历史小说传统必备的虚构的情节和历史人物，绝对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背景，对历史中普通人物命运的关注之外，这两部小说更加注重描写历史人物内心的活动，更为关注历史长河中个人的发展，进一步探讨了过去和现在的关系。通过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神话、寓言、故事、传说、习俗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融合交织，不仅呈现了与西方世界完全不同的、其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而且表达了作家自己的历史观和对历史的独特思考。

第一节 《午夜之子》：民族历史的奇幻书写

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个人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午夜之子》荣获了1981年的布克奖，此外还获得了詹姆斯·泰德·布莱克纪念奖、英国艺术委员会文学奖以及美国的英语国家联合会文学奖，1999年被美国出版界巨头兰登书屋列为一百部20世纪最佳英语小说，在短时间内被译成12种文字出版。《午夜之子》除了收获无数奖项之外，还在评论界引起了广泛关注，《纽约书评》称它是“这一代人英语世界出版的最重要的书籍之一”。《伦敦书评》认为它是“印度对英语小说最新最出色的贡献”。《泰晤士报》有人撰文说“自从阅读过《百年孤独》以来，还从来没其他小说

像它这样令人惊叹”^①。

《午夜之子》通过主人公撒利姆的第一人称叙述，以回忆的形式将个人和家族的历史与印度次大陆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小说囊括了从1919年到1977年印度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阿姆利则惨案、印巴分治、克什米尔战乱、甘地遇刺、中印边界冲突、印巴战争、巴基斯坦内战、尼赫鲁总理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甘地夫人政府颁布紧急状态法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为王者书写的大历史往往充满谎言；同时，大历史也往往只关注国王将相和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人物。美国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文化诗学观提倡将“大历史”（History）转化为“小历史”（history）。他总是擅长发现那些为宏观历史学所忽略或难以发现的小问题、细部问题、见惯不惊的问题以及弱势的社会群体，关注他们的生活经验和地方性。他的研究因此提供了另外一种对历史的阐释方式，体现了关注民间话语和民间历史的旨趣。在《午夜之子》中，拉什迪将撒利姆的个人成长经历作为印度民族历史的折射，一反传统历史书写将大事件、大人物作为书写对象的宏伟的叙事模式，以虚构的小人物作为分析对象，从小人物在历史变迁中人性的生长去拆解代表着权力和权威的正统历史，质疑现存的社会秩序。“‘将个人经历提升到公共意识的层面’并不是真要扩大主体的地位，而是要把公共、历史元素和个人、传记元素融为一体，使之密不可分。”^②

① 参见 <http://www.baik.com/wiki/>《午夜孩童》。

② [加]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李杨、李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页。

《午夜之子》采用大量历史素材编织真实图景，是拉什迪将历史文本化的一次尝试。在他的笔下，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他的历史书写，是一种兼具解构和建构功能的“反话语”，是对印度官方的尼赫鲁、甘地夫人等大人物的权威历史书写的反书写，是对当权者为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而不遗余力编造的“国家真理”（state truth）的反驳。在论文集《想象的故国》中，拉什迪指出：“比如，有关孟加拉国战争的‘国家真理’是巴基斯坦军方在东翼并没有实施暴行。这个版本被许多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神化了。关于印度紧急状态的官方版本是由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夫人在近期的BBC访问中公布的。她说周围有些人声称在紧急状态期间发生了诸如强制绝育等不好的事情；但是，她申明这些都是错误的。没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过。”^①在他看来，“显然，对世界进行再描述是改变世界的第一步，尤其是当统治集团将事实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试图歪曲事实，掩盖事实的真相以使过去满足当下的需求时。以其他的方式，比如包括描述记忆的小说等艺术方式来说出真相便具有了政治意义。米兰·昆德拉说：‘人们对权力的对抗，表现为为了忘却记忆的斗争。’作家与政治家是天生的对手。双方都试图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向来塑造世界，争夺着同一块领域。小说是否定官方、政治家关于真理的看法的一种手段”^②。同时，他以小说的形式进行的历史书写

^①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 New York: Grant Books, 1991, p. 14.

^②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 New York: Grant Books, 1991, pp. 13-14.

也处处挑战着那些从宗主国的立场出发，代表着宗主国历史叙述话语的权威历史文本，比如斯塔利·沃尔坡特 (Stanley Wolpert) 的《新编印度历史》(A New History of India) (据说拉什迪在写作《午夜之子》期间案头常备此书)。这本宣称远离一切政治隐喻的权威历史著作，逻辑严密，以中性、客观为旨归，遵循了西方历史书写的传统模式：追踪历史事件的确定的时间和起源，聚焦历史转折点，梳理为公众一致认可的重大历史事件年表。而《午夜之子》的历史维度却不再是线性发展的、连续性的，而是呈现出碎片化、开放化、主观性和模糊性的特点。“在小说《午夜的孩子》(即《午夜之子》)的写作中，历史、道德说教、情景话语因素被故意混杂在一起，从而质疑了历史表述中不言而喻的假设：对过去的再现之客观性、中立性、无个人情感性和明晰性。”^①

《午夜之子》的历史书写采用了印度民间传统文化中“戏说”的形式。儿时的拉什迪常常流连于孟买街头，街头说书人“戏说”印度历史的形式深深地吸引着年幼的拉什迪。在《午夜之子》中频频出现的街头艺人、西洋镜表演者和说书人正是暗示了对这种古老文学形式的借鉴。在对印度历史的“戏说”中，历史以故事的方式呈现，并且加入了魔幻色彩和个人经历等情节。《午夜之子》是拉什迪“以演义、戏说、滑稽模仿、讽喻等各种方式来‘解构’业已被定型了的历史，使历史呈现出开放的性质，这给文学及其读者开辟

^① [加]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李杨、李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126页。

了可以无尽想象的天地”^①。而这种以故事的形式通过戏说和演绎呈现历史的方式其实可以追溯到印度的文学历史传统。在印度文学史上，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既是神话传说，又是印度最重要的历史和文化典籍，历史与神话、传说、故事是合为一体的。“对于一个历史被毁灭了的民族来说，一则关于过去的故事，即使它的全部或一部分是虚构的，也能起到一种补偿过去的作用。这是因为一部具有编年记事性的小说或一首这样的叙事诗歌，都具有一种通过激发想象而把被压缩的现在与传说中的过去联系起来的能力。”^②

撒利姆将他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形容为：“我既是积极地，也是消极地，既是实质地，又是象征地，跟历史连接在一起，若借用令人佩服的现代科学手法处理，以上两组互相对立的副词，便可以利用所谓二维结合‘衔接模式’，重组为：积极地实质的、消极地象征的、积极地象征的、消极地实质的，在这四种方面，我跟我的世界已经纠缠在一块儿，无从分割了。”^③ 在小说中，他与印度次大陆的历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有的时候表现为隐喻和象征，有的时候则是他直接参与推动历史和改变历史的过程。

撒利姆与印度历史的联系是从他出生的那一刻就开始的。他出生于1947年8月15日零点。这不是普通的一天和

① A. S. Rao. *Myth and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Indian novel in English*. New Delhi: Atlantic Publishers and Distributors, 2000, p. 2.

② [英] 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

③ [英] 萨尔曼·鲁西迪：《午夜之子》，张定绮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08页。

普通的一刻，这是经历了英国两百多年殖民统治之后的印度迎来的国家独立日。“从前从前……我出生在孟买。不行，这可不成，不能避谈日期：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我在纳利卡医生的私立医院出生。时辰呢？时辰也很要紧。好吧：是晚上。不行，很重要的，必须更……说真的，正好是钟敲十二点。长短针合十，毕恭毕敬欢迎我来到世间。唉，老实说吧，老实说吧：不早不晚，恰恰就在印度宣告独立的那一刻，我一筋斗栽进了人间。有人在喘息。而窗外烟火绽放，万头攒动。……就因为那些殷勤献媚的时钟的神秘暴政，我不可思议地跟历史铐在一起，我的命运就此跟国家前途结合为一，永不分离。接踵而来三十年都无从逃遁。”^①从此以后，他的人生经历就是印度历史的缩影，他与历史捆绑在一起，难解难分。“似乎我从受孕开始，就成了公共财产。”^②甚至于他的脸也被地理老师比喻为印度地图：“这支丑陋的人猿脸上，有一幅印度的全地图……黑斑是巴基斯坦，右耳的痣是东巴基斯坦，右颊这块可怕的斑，是西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就是印度脸上的黑斑。”^③

他的出生还有另外一层象征意义。正如许多历史著作总是将一个国家的成立比喻为婴儿诞生一样，撒利姆的诞生也象征着新生的印度共和国。所以小说中，时任总理的尼赫鲁为他寄来亲笔贺信：“亲爱的撒利姆宝宝，欣知你诞生在这

① [英] 萨尔曼·鲁西迪：《午夜之子》，张定绮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页。

② [英] 萨尔曼·鲁西迪：《午夜之子》，张定绮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1页。

③ [英] 萨尔曼·鲁西迪：《午夜之子》，张定绮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99~300页。